



英倫展的選件  
宋人 宋太祖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像也被印製成英倫展的展覽海報，張貼於市內各大商店窗口。



目前故宮博物院僅存的赴英展舊鐵箱，表面雖然經過油漆覆蓋，但仍依稀可見「HANDLE WITH CARE」的字樣。（宋兆霖提供）



故宮文物赴英國倫敦展出前，先在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舉行為期四週的預展。（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料照片）

**英倫展**  
上海作為故宮文物的暫存地，從民國廿二年五月起至廿五年十二月止，前後將近三年半的時間，儲放點分別位在法租界和英租界區。期間，密集進行了存滬文物的總清查、造冊及鈐蓋點驗章等基礎工作。值此以後，故宮各階段的文物清點，莫不以這份《存滬清冊》為依據。

儘管局勢日趨艱困，故宮文物於南遷時期，仍然會二度應邀，遠赴

國外展覽，當時政府的考量，一方面除了可以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度成就，再者，也為了想擴大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替抗日戰爭爭取勝算。

故宮文物的首度出國，是參加在英國倫敦所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由於英國先前即曾舉辦過法國、德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的藝術展覽會，已獲得極大的迴響，因此乃有續辦中國藝術的提

議。邀請參展對象以故宮博物院的典藏為主，另外也涵蓋了英國等十五個國家的公私收藏單位。

籌備委員會成立於民國廿三年十月，由中、英兩國的專家共同在上海研擬展品內容。我方所秉持的選件原則，其一是必定遴選精品，其次是倘若一位作者僅存單件作品者，則排除不選，以免萬一有傷損時，將造成無法彌補的缺憾。幾經雙方斡旋，總計選送參展的故宮文物，除書畫類

**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華不僅對中國帶來政治、民生的空前劫難，連帶地，亦對歷史的文化資產，造成重大威脅。為了盡量減低損失，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國民政府通過了北平故宮重要文物南遷的提案。從民國廿二年二月起，兩萬箱精選出來的文物分成五批南運，先後駐足的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貴陽、安順、寶雞、漢中、成都、重慶、峨嵋等多處，過程更歷經了十餘年之久（一九三三—一九四七）。這趟漫長的文物旅行，其間路途的艱困與過程

之曲折，不僅為人類史上所僅見，更締造了保護文化遺產的莫大奇蹟。

今年六月三日至十八日，由兩岸三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共同組成的「溫故知新」考察隊，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線，目的是希望透過影像與文字的紀錄，重新還原當年故宮文物曾經駐足的主要據點。儘管短短兩週的行程，並無法全面概括北、中、南三條播遷路線的完整面貌，不過單就保存文化歷史遺產的議題而言，應已充分發揮推動與肯定的正面意義。

本次參與「兩岸故宮重走南遷

路」活動，筆者身為故宮書畫處的一員，對於與書畫相關的主題，自然會抱有最多的關注。以是，本文特別就故宮書畫在南遷時期的展出情形，略述其要，與月刊讀者們共享。



故宮文物南遷時所使用的木箱  
目前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書畫庫房，猶保存著一只盛裝過南遷文物的舊木箱。（杜珮瑩攝）

劉芳如

# 故宮書畫在文物南遷時期的展覽





英倫展與蘇聯展共同的選件  
唐人 宮樂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赴英倫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的文物鐵箱，在上海招商局碼頭，裝運上薩福克巡洋艦的情景。（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料照片）



傅振倫、勵乃驥兩位故宮押運同仁，攝於莫斯科東方文化博物館「中國藝術展覽會」展場。（國立故宮博物院資料照片）

區的各大商店門口均可見及，報紙上也發表了大量的介紹文字。據統計，為期十四週的展期，參觀人數高達四十二萬餘人。其間，並舉辦過多場與中國藝術相關的演講會，主講者有二十四位之多。

當時參與英倫展的故宮同仁，共有莊嚴、唐惜芬、那志良、牛德明、傅振倫、宋際隆等六位，他們不但親眼目睹了這趟空前盛大的藝展，日後

莊、那二位先生也相繼在專書裡追述這段精彩的閱歷，為國寶出國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見證。

民國廿五年四月八日，文物改由美國籍郵輪藍浦拉號（Rampura）載運，駛向回程。由於途經直布羅陀海峽時，船隻因遭遇狂風巨浪而擱淺滯留，當時法國媒體還一度傳出負面的報導，臆測這批文物已經被充作貸款的抵押品。所幸後來船隻脫險，得以

繼續航行，謠言才告止息。

五月中旬，文物全數安抵上海。為了讓國人可以據圖片與實物對照，檢驗是否完璧，遂選在南京考試院明志樓，舉行為期三週（六月一日至廿二日）的歸國複展。展畢，再運回上海的臨時倉庫存放。

**蘇聯展**  
第二次故宮文物出國，則是應蘇

一百七十件之外，還包括銅器、瓷器和玉器，共七百餘件。

民國廿四年四月，文物出國前夕，即率先在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舉行為期四週的預展（四月八日到五月五日），這也是故宮文物頭一回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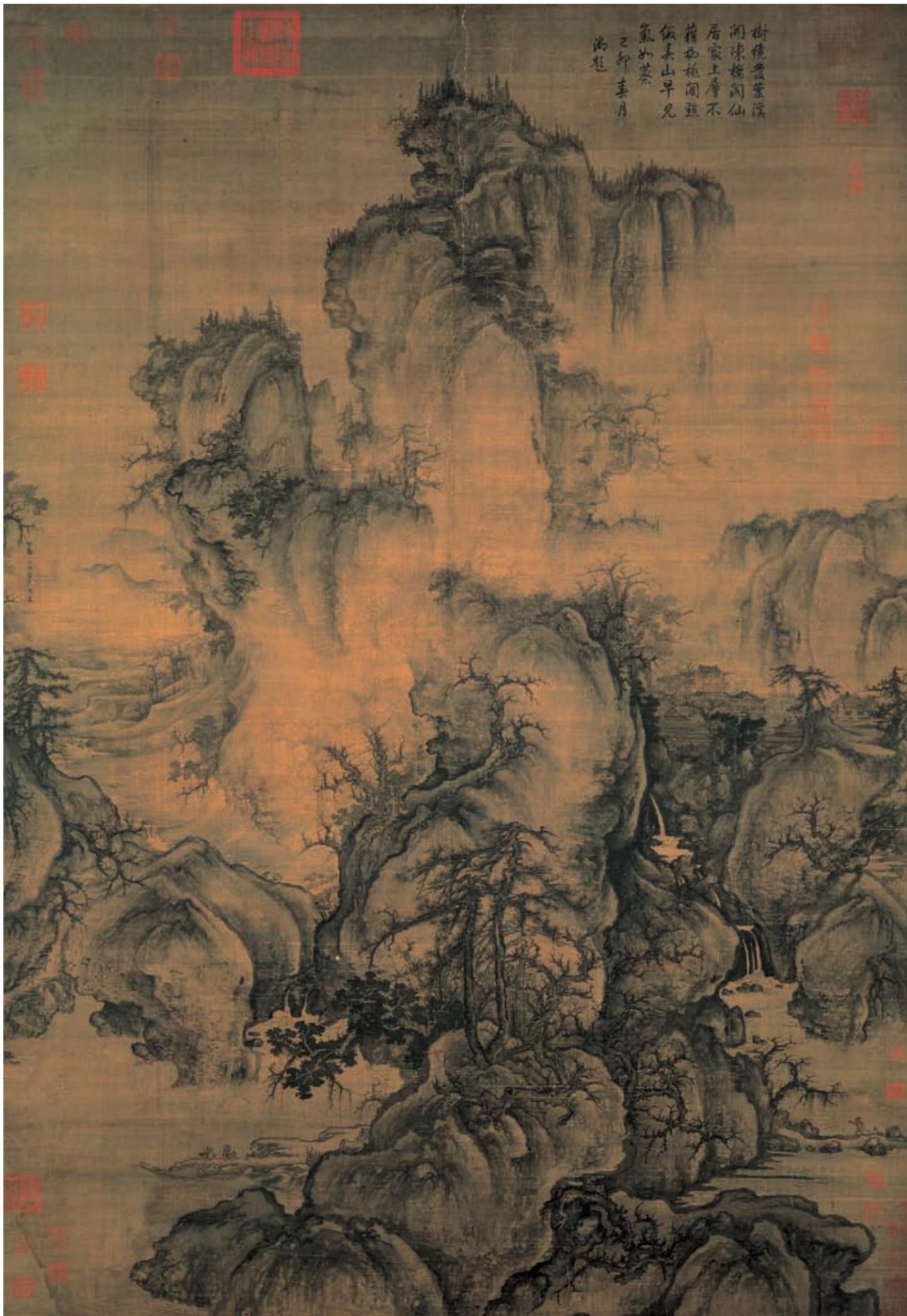
北平以外的地區公開展示。

民國廿四年六月七日，滿載著出國展文物的大鐵箱，登上英籍的薩福克（Suffolk）巡洋艦，從上海招商局碼頭開航。經過長達一個半月的航行，七月廿五日始安全抵達

倫敦。十一月廿八日，「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的百靈頓堂（Burlington House）開幕，展覽至隔年的三月七日結束。展出海報選用的就是故宮的〈宋太祖坐像〉，倫敦市



英倫展的選件  
清 郎世寧 瓶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渝展與筑展共同的選件  
北宋 郭熙 早春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聯政府藝術委員會的邀請，參加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本次參展的作品，規模並不及倫敦藝展，總數僅一百件，其中包含書畫四十八件、宋元織繡各一件、銅器十件，玉器四十件，全數都是從赴英展的展品中挑選。當時，該批文物業已後撤到貴州安順的華嚴洞儲放。民國廿八年七月十五日，準備參加蘇聯展的文物從安

順啓程，先運往重慶，然後經蘭州、迪化，九月廿四日才抵達莫斯科，文物按清冊點交給蘇聯臨時負責保管。民國廿九年一月二日，「中國藝術展覽會」於莫斯科的東方文化博物館揭幕，總展出作品超過一千五百件，因回響熱烈，以至展期長達一年以上。民國卅年三月，又再轉赴列寧格勒繼續展出。然而開展未數月，就

因為蘇德戰爭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展覽被迫中斷，主辦單位乃將故宮參展文物疏散至新疆西邊的阿拉木圖市安置。民國卅一年六月，我方政府獲得確報，始派員前往點收。

#### 渝展

民國卅一年九月，赴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展覽的故宮文物，由蘇聯派遣



渝展與筑展共同的選件  
北宋 黃居寀 山鷓棘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考察團參訪的貴州省博物館，已非當年舊址。（莊靈提供）

出。」放眼人類歷史，這樣的展覽說明，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專機載運，從阿拉木圖經蘭州，安全返抵重慶。同樣基於昭信的理由，特別在民國卅年十二月重慶所舉辦的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中（註），



羅斯福圖書館內部，可依稀想像當年書畫展場的樣貌。（莊靈攝）

展出這批赴蘇展覽的作品。直到展覽結束，才運回安順的華嚴洞儲放。

故宮文物第二次到重慶展覽，則是在民國卅二年十二月到卅三年一月間。此次展出全數為書畫，均提選自安順，名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簡稱「渝展」（重慶市又名渝）。

根據故宮刊印並免費發放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記載，本次展出總計有一百九十六件，共佈置了三間展覽室，並分前、後二期陳列。舉凡東晉王羲之〈平安何如春橋三帖〉、唐玄宗〈鵝鵝頌〉、宋黃居寀〈山鷓棘雀〉、郭熙〈早春圖〉、文同〈墨竹〉、黃庭堅〈松風閣詩〉、徽宗〈蠟梅山禽〉、大理國張勝溫〈畫梵像〉、宋人〈折檻圖〉、梁楷〈潑墨仙人〉、元趙孟頫〈鵲華秋色〉、明沈周〈廬山高〉、唐寅〈陶穀贈詞〉等赫赫名蹟，俱在展出之列。

上述作品，現在很多已被納入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寶級的限展精品，基於維護珍稀文物的考量，平常絕不

#### 筑展

重慶展結束後，故宮院長馬衡又同意貴州省主席吳鼎昌的請求，讓這批文物在運返安順途中，順道假貴陽市的貴州省立藝術館展出。展期自民國卅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三十日，名為「北平故宮博物院在筑書畫展覽會」，簡稱「筑展」。（筑是貴州省會貴陽市的簡稱）

雖然「筑展」是利用藝術館的上、下二個層樓進行佈置，但因為展品實在太多，遂再分成前、後兩期，更換陳列。館方同樣發行了簡單的展覽目錄，封面印的是《故宮書畫展覽目錄》，內容羅列一九二件展品清單，包括書法十四件、繪畫一七八件，並附書畫家小傳及作品說明。

很可惜這個位在科學路上的展館，後來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本次考察隊所走訪的貴州省博物館，則是民國四十七年於北京路另行新建的館舍，已非當年同一地點了。

考察隊在六月六日於貴陽召開的座談會上，根據當地藝文耆老戴明賢的追述，進一步瞭解到，當年的貴州

輕易選展。抗戰期間，能夠在大後方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展覽，從今日看來，確實讓人驚訝與稱羨。當時任職重慶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名畫家徐悲鴻（一八九五—一九五三），即曾在民國卅三年一月八日的《新民報》上，發表〈故宮書畫展巡禮〉一文，大力稱頌此次展覽為千載難逢的機會。

重走故宮文物南遷路時，考察隊一行也特別前往位在重慶兩路路口的中央圖書館，查看當年舉辦展覽的場地。事隔將近七十八年之久，圖書館的名稱已經改為「羅斯福圖書館」，內部也經過重新粉刷與裝潢，不復當年展覽室的空間格局，所以僅能夠憑藉想像，來模擬其大略了。由於大部分的房間均設有大型玻璃窗，推測當時應該是以布幔先行遮蔽，才有可能懸掛立軸類的作品。至於手卷、冊頁類的書畫，則可能是定製簡易的平櫃，讓作品平放展示。

展覽期間，由於重慶經常遭到敵機來襲，因此在展品目錄後面，還加印了七條「參觀須知」，最後一條即為：「如有空襲消息，請來賓退

省立藝術館館長陳恒安，本身也是位詞人和收藏家，正因為他積極向吳鼎昌主席建議，才會促成這次大規模的「筑展」。而且展出前，還獲得貴陽商家的熱烈響應，出借櫥窗箱櫃，用以陳列手卷、冊頁類的小件文物。展出時，在貴州造成極大轟動，無論喜愛文物字畫的當地人，以及因抗戰而滯留貴州的外地文人，都紛紛前來觀覽。

貴陽與故宮文物結緣，除了這次的「筑展」，其實民國廿七年二月至廿八年一月間，貴陽曾經短期安置過第一批南遷的文物。本次考察團也前往六廣門，探訪當年充當臨時庫房的毛公館舊宅（見本期，頁五〇）。原址雖然還維持著二層樓磚瓦建築的初始樣貌，但已經相當殘破，四周並被任意搭蓋的連建物包圍，顯得凌亂不勘。為此，考察隊乃特別向市管單位提議，希望儘快將毛公館列入南遷路線文化遺產的保護重點，進行搶修與維護。

民國廿八年初，因為逐漸感受到空襲的威脅，乃將六廣門的八十箱文



蓉展的選件  
五代 秋林群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館〉、清郎世寧〈八駿圖〉等，雖然與「渝展」、「筑展」的選目完全沒有重複，但依舊件件都是蔚為一時之選的精品劇蹟。

由於陳列室空間有限，展覽是採

取每旬（十天）更換一次的方式，分批展出。在展品目錄中，收錄有〈書畫總說〉一篇，內容包含總綱、書學與畫學之演進及其名家、國畫之特點及其繪畫之法、展品概要等。儘管例

言裡謙稱：「是編急就纂錄，涉筆蠡疏，掛漏難免，尚冀博雅君子，匡正是幸。」不過該文論述歷代書畫源流派別，條理明晰而文采精雅；舊文新看，仍然深具參考價值。



蓉展的選件 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物遷移到相距九十五公里的安順華嚴洞。這批文物甫撤離不久，二月初，日軍十八架飛機果然向貴陽進行狂轟濫炸，死傷高達數千人，民房亦遭嚴重摧毀，故宮文物幸運地避過了這一劫。

華嚴洞（見本期，頁五一）是一處天然岩穴，距離安順縣城約莫一公里。在幾個大後方的文物儲放點當中，安順所存的數量最少，但卻盡是參加過倫敦展的精品。故宮並於當地設立安順辦事處，任命莊嚴為主任，並派朱家濟、李光第、鄭世文三人來此工作。此次重走南遷路的成員中，莊嚴先生的公子莊靈，已是第三度重訪舊地，沿途回憶兒時追隨父親逗留過的地點，感觸最是深刻。

故宮文物在華嚴洞度過了將近六年的時光。直到民國卅三年十一月，日軍開始沿黔桂路進犯，這批存黔文物才被緊急地移往四川巴縣飛仙岩。

#### 蓉展

民國卅四年九月抗戰勝利之後，故宮已開始計畫將南遷文物集結東

歸。當是時，四川教育廳長劉明均積極提出建議，歸還前，先挑選書畫精品，到成都舉行告別展。遂爾催生了民國卅五年十一月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蓉書畫展覽會」，簡稱「蓉展」（蓉為成都的簡稱），地點設在成都荷花池畔的一處展覽館舍。

與「渝展」、「筑展」一樣，「蓉展」也印製了小冊，名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蓉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採線裝鉛印本，扉頁有四川書法家謝無量（一八八四—一九六四）題寫的「故宮書畫展覽目錄」，扉頁後，附書印刷年代「民國三十五年冬刊于成都」。

根據這本目錄，本次共計展出一百件書畫，包含書法十三件，與繪畫八十七件。展品的時代，囊括了晉、唐、五代、宋、元、明、清。諸如：東晉王羲之〈七月都下帖〉、唐褚遂良〈倪寬傳贊〉、顏真卿〈祭姪文稿〉、五代人〈秋林群鹿〉、宋蘇軾〈赤壁賦〉、元趙孟頫〈窠木竹石〉、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吳鎮〈洞庭漁隱〉、明仇英〈雲溪仙

南遷時期故宮文物展出情形

時 間	展 覽 名 稱	展出地點	展出文物數量
民國24年4月8日至5月5日	赴英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海預展	上海	735件 (書畫170件)
民國24年11月28日至25年3月7日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倫敦	735件
民國25年6月1日至6月22日	赴英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歸國展	南京	735件
民國26年1月	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	南京	396件
民國29年1月起	中國藝術展覽會	莫斯科	100件 (書畫48件)
民國30年3月起	中國藝術展覽會	列寧格勒	100件
民國30年9月	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赴蘇聯歸國展)	重慶	100件
民國32年12月至33年1月	故宮書畫展覽(渝展)	重慶	196件書畫
民國33年4月12日至4月30日	故宮書畫展覽(筑展)	貴陽	192件書畫
民國35年11月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蓉書畫展覽會(蓉展)	成都	100件書畫

## 註釋

1. 故宮文物參加全國美術展覽會，一共有二次。另一次是民國廿六年三月，在南京所舉行的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當時選展的各類作品，總計有三百九十六件。
2. 理想的書畫保存環境，為溫度攝氏20度，相對溼度55-60%，照度不超過50lux。

## 參考文獻

1. 莊嚴，《山堂清話》(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
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3. 劉北汜，《故宮滄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4.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5. 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6. 向斯，《故宮往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7. 鄭欣淼，《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8. 胡昌健，《故宮書畫在渝筑蓉的展出》，《恭州集》，[http://gzj08.blog.hexun.com/24753121\\_d.html](http://gzj08.blog.hexun.com/24753121_d.html)
9. 歐陽道達著、王碩整理，《故宮文物避寇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蓉展的選件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後記

本文之末，還想附帶談一點關於書畫保存與展示的感受。

此次考察隊的足跡，是採取重點探訪形式，走過四省（江蘇、貴州、陝西、四川）一市（重慶）。行程中，除了設法揣摩當年文物在運送路程裡，所面臨的艱困氛圍，對於幾處現在猶被保留下來的倉儲點，也盡可能地去瞭解當年文物擺放的環境條件。

且以安順華嚴洞為例。故宮南遷書畫一共有八八五二件，裝成一百二十八箱。最精彩的一千餘件，被存放於華嚴洞，參加過英倫展、蘇聯展的選件，盡在其中。此地雖然洞穴極為深邃，但是內部地勢高下崎嶇，而且潮濕黑暗，並不利於保存書畫。稍一不慎，文物發霉長斑的情況，相當容易滋生。所以必須選擇靠近洞口處，搭蓋板房，將文物墊高貯放。遇到氣候較佳的晴天，典守人員還要分批提取文物出來，在戶外進行晾曬的工作，藉以防霉和殺菌。

至於抗戰末期，華嚴洞文物被移往四川境內的巴縣（見本期，頁二二）。當地更不乏鼠、蟻、蟲蟲之

加上事前徵選、審查等繁複過程，無形中提高了文物蒙受傷損的機率。

固然，放眼任何一個博物館典藏的文物，都不可能完全深鎖在庫房內，謝絕做公開展示。故宮書畫文物在南遷時期的幾次展出，無論對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廣泛宣揚華夏藝術等議題，確實發揮了空前而鉅大的影響。未來，只要客觀條件完備，故宮

患，即令庫房人員戮力巡守，難免防不勝防。目前在故宮典藏的書畫上，偶爾會發現舊蛀洞與漬痕，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說明是何時、何地所造成，但也有可能發生於當年文物播遷的過程中。

續談陳列室的環境。如今，現代化的博物館，無論是庫房或陳列室，因為長年擁有恆溫、恆濕的保存環境，也嚴格控管文物的照度（註二），足以有效地延緩文物老化的速度。但據莊嚴〈倫敦中國美術國際展〉文中記載，百靈頓堂室內因陽光不足，多用巨燭電燈，且暖氣流通。另外，檢視當年的一些老照片，書畫立軸的展示方式，都是採取直接懸吊，並未附加玻璃圍幕保護，表面難免有落塵、過度受熱的疑慮。赴蘇展甚至長期長達一年以上，書畫作品處在長期曝光陳列的情況下，表面會增生出那些劣化現象，在在令人憂心。

卷軸類的古老書畫，其實最忌諱頻繁的捲收、懸掛、搬動，當年文物出國，基於徵信的理由，在出國前和返國後，都會舉辦預展、歸國展，再文物重新在南遷據點上舉辦回顧展，也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身為新一代的故宮人，面對如何典守文物的嚴肅課題，唯有抱持更為兢兢業業的態度，克盡維護文物之責，好讓這批劫後餘生的文化瑰寶，能夠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繼續與更多世人分享它們的絕代風華！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